

##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193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 花香袭人入梦时

□南京董丹时

家庭相册

窗台上的海棠花开得红火,母亲满面含笑,夸赞道:“看这花开的,多热闹!满堂生辉!”我也欢喜地看向窗外,却被光亮惊醒,是个梦。

我想起了母亲的海棠花。

那是1981年,为了改善我们兄弟姐妹的教育条件,父母决定举家由闭塞的农村迁入县城。购房举债,家庭经济忽然变得捉襟见肘,年近半百的父母脸上多了一层愁云,母亲在尽量节省的同时,放下教师的面子,打零工补贴家用。有时父亲忍不住感叹压力,母亲就劝慰道:“不用焦心,待孩子们都考学有了工作,就会好起来的!”

那套在县城里购置的房子,低矮、逼仄,窗子显得暗,母亲喜欢干净,每每抽空擦拭,但家里仍然不够明亮。有一天,母亲“奢侈”地买回两盆海棠花,摆放在窗台上,那是多么好看的花啊,叶子肥绿,苍翠欲滴,花梗像长长的美人脖颈,向上扬起,火红的小花朵簇拥成一团一团的,像一支支小火炬。它们成了家里的亮点,不管谁进屋,首先就会被它们吸引,围着书桌学习的姐妹们,似乎也被海棠照亮了,书花香满屋,母亲脸上充满笑意。

终于熬过了最困难的那几年,如母亲期盼的那样,五个子女先后考上了中专、大学。其间父母吃的苦、受的累、忍的痛,真是难以描述。但不管多么窘迫,母亲都将家里收拾得整洁温馨,窗台上的海棠花常年盛放,生机勃勃。成年后的我,偶然和母亲说起那段困苦的岁月,说起那两盆红火的海棠,母亲的话语令我大为感慨,她说:“经济上有点压力,比起盼着孩子们长大成人有出息,不算什么,

人啊,只要怀抱希望,挺起精气神,就不觉得苦!”

啊,我好像忽然明白了母亲,了解了母亲。

难怪母亲在新婚不久就遭遇父亲被打成“右派”的严酷现实时,表现得超乎寻常的勇敢,给了父亲最忠诚的守护;在特殊时期遭受政治歧视时,能从容不迫,给了父亲最有力的支持;一直甘心担任最累的班主任,桃李成蹊;抚育五个子女,多少浆洗缝补,更兼大病小痛,母亲从不气馁,原来母亲一直有着“怀抱希望,挺起精气神”的念头。

母亲本应美好的中青年时期,几乎都在坎坷中度过,但极少听见母亲抱怨时代、抱怨天灾人祸,反而表现出惊人的勇气和包容,有一次,有个在运动中武斗过父亲的“三种人”,找到父亲,求“谅解书”以升职用,父亲心里过不去这道坎,母亲劝说:“那是时代造成的,个人因素很小,还是原谅吧,放下,自己心里也轻松。”

母亲的长远眼光,辛苦劳作,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我们兄弟姐妹五人,成为了教师、工程师、会计师,更有优秀者成为药学专家、博士生导师,人人都有一份称心的工作,这是住在偏僻山村很难实现的。母亲的坚韧、乐观、向上、豁达,也成为我们宝贵的精神遗产,熏陶着我们。母亲,正是那照亮灰暗的海棠花啊!

母亲逝去整整二十年了,每次动笔,皆因伤怀而罢,一定是母亲牵挂我、叮嘱我,才托梦给我吧!母亲,放心吧,您的海棠花将永远盛放。

## 樱花雪

□扬州徐德培

四时有景

这几天,办公室门前的樱花大道迎来了一拨又一拨的赏花者,热闹得很。

年前,工人们运来几卡车成年樱花树栽植时,我还担心成活率。当时心想,即便成活了,也要休养生息一两年,才能开花吧!想不到今春居然开花了。

当办公室的老师告诉我樱花树开花的消息时,那些比米粒大不了多少的花苞,还怯生生地紧贴着树枝上,似乎生怕抓不紧树枝就会摔下去一样。只过了一两天,粒粒花苞就迫不及待地迅速鼓起来,雪白雪白的,向树看上去,好像尚未融化的初春残雪。紧接着,花瓣就大大方方地次第开放了,旁若无人地向人们秀出美丽的身姿。学校不失时机地推出了亲子赏樱花活动,得到家长们的热心支持。许多父母陪伴着孩子,沐浴初春的阳光,徜徉在樱花大道上,一边欣赏美景一边寻找合适的角度,一次又一次按下相机快门,留下他们的快乐与美好。

一位母亲手举相机,一动不动地停留了好久,或许是在等待一幅“樱花乱落如飘雪”的瞬间。好在天随人愿,一阵暖风乍起,一片两片三四片……花瓣随风飘落。刚才还略显娇

羞的樱花,竟也花枝乱颤,立即放下矜持,争先恐后地放飞自我,千片万片无数片,人来疯似的纷纷起舞。见此情景,年轻的父母们激动地选镜头、按快门,留下难得的樱花“雪景”。好多孩子绽开笑脸,阵阵欢呼,伸开手掌,跑着跳着想接住花瓣。然而那些花瓣却精灵得很,总是在快要被孩子抓住时,突然拐个弯狡猾地溜走,撩得孩子们左奔右跑,满头大汗。飘落地上的花瓣翻滚着、转动着,呼啦啦地被风吹到路牙边,“卷起千堆雪”,引得孩子们双手捧起撒开,留下一段段散花的视频。

一位年轻的爸爸叹息道:真是好花易落,好景易逝,如果花不落就好了。扪心自问,这样的愿望有点奢侈。花落自有花开日,花开定有花落时,自然规律使然,谁也改变不了。花开是一种生命状态,花落也是一种生命过程,花开是美丽的,花落何尝不是另一种美丽,不然的话,许多人为何要选择樱花飘落如雪飞的背景拍照呢?其实,花开季节就像人的青春季节。青春永驻只是一种愿望,是一份祝福。正因为青春短暂,因此宝贵,值得珍惜。

白天黑夜都在任劳任怨地忙着提水灌田,很累很累,为了给自己鼓劲,它就不停地唱歌。”现在想来,这真是一个美妙的解释。

童年和少年时期,我的夏天都与河为伴。常和几个小伙伴把牛群赶到河里,让牛在水里消热解暑,我们则赤条条地在水里嬉戏,在驱动水车的水流里冲击。心血来潮时,去比赛爬转动的水车。冒一番风险。有一次我没有及时跳下,结果摔了下来,腿上掉了一块皮,鲜血直流,从此再也不敢去碰那庞然大物了。

稍大一些后,故乡的水车开始没落。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只偶尔见到一两台。土地实行集体耕作后,河堤可以修得更高,引水渠可以修得更长,加上抽水机的推广,稻田浇灌更为容易。于是水车便结束了使命,分批退役,昔日雄风不复存在。一些尚未退下的,孤零零地在晨光中、在夕阳下低吟浅唱,但大多已残缺腴少腿。再往后就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似一个个老人静静地伫立在河边,回忆昔日的辉煌。再后来,终于全部退出了历史舞台。

又是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顽皮少年已然两鬓添霜,故乡更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那咿咿呀呀的水车曲仍不时进入梦中,让远方的游子平添了几分乡愁。

## 谷雨椿芽香

□南京卢恩俊

烟火人间

## 一份韭菜炒豆芽

□常州葛金法

城市笔记

谷雨临近的日子,湖上一壶茶,听着催生百谷、润泽大地的雨声,就想起了家乡,想起了老家的香椿芽。

家乡有吃春卷卷春菜的习俗,立春吃春卷说是迎春,谷雨吃春卷则是留春,椿与春同音,细嚼慢品,希望留住春天。每到谷雨来临,家家户户都会在自家院落里的香椿树上,采摘嫩芽剥碎后与面粉和成汁子摊香椿芽饼,卷着葱丝吃,那真是白里透黄的面饼夹着一丝葱白,令人齿颊留香。香椿芽的吃法当然还有许多。比如香椿芽炒鸡子、炸香椿鱼也是很可口的。而最多的是无油烹调,比如盐卤香椿芽、香椿芽拌豆腐、香椿芽切碎调温面等。那时,我们家采下来的香椿芽用不完,母亲就腌制一小瓷缸,随时取食。现在人们腌制香椿芽的技术高超了,冷冻设备也先进了,将腌制好的香椿芽以食品保鲜袋分装,入冰箱冷藏。随食随取,自然冰释,食之如新制。

家乡的人们把香椿看成是一种长在树上的蔬菜,且为蔬中珍品。还将其列为四鲜——“新娶的媳妇香椿芽,头刀韭菜嫩黄瓜。”记忆里,家家户院子里都有香椿树,少则一两棵,多则四五棵。谷雨前后村民们将新鲜的香椿采下,有的自家吃不了,拿到路边街头叫卖。我家院子里就有一棵香椿老树,据说一百多岁了,号称是村里的香椿王。每每谷雨风吹拂,香椿树就吐露鲜红色的芽苞,院子里便弥漫着馥郁的香味。爷爷说:“香椿树越老发芽越早,香椿芽谷雨前后要及时采摘三茬,谷雨一过,芽子长成老叶子就不能吃了。不要心疼这么嫩就折下来,香椿树越掰长得越旺。”

家乡人爱种爱吃香椿,还有一种说法,说香椿是长寿树,香椿芽是长寿菜。其实家乡人的说法也是来自古老的传统文化,古人就常用“椿年”“椿令”来祝福老人长寿。而古人称父亲为“椿庭”、称母亲为“萱堂”,也是取长寿之意。今人认为香椿的独特气味的来源其含有的香椿素等挥发性芳香族物质,香椿素能够开胃健脾,增加食欲,正适宜春季食用。香椿芽中含有丰富的糖、蛋白质、脂肪、胡萝卜素和大量的维生素C,其叶、芽、根、皮和果实均可入药,具有提高机体免疫力、抗衰老等多种功效。所以说香椿芽为长寿菜也算是名副其实。

如今,每年谷雨,在我居住的南京,依然按照家乡习俗,搬出小圆桌,摆上几道南北组合风俗菜:肉炒香椿春卷、香椿炒鸡蛋、香椿拌豆腐、香椿拌莴苣等,欣赏着满园春色,嫩嫩的香椿芽吃进嘴里,仿佛吃到了浓浓的春意。

食堂里,保安大叔买了一份两元的韭菜炒豆芽,就着一碗白米饭津津有味吃着。

韭菜炒豆芽就盛在一个小浅盘里,分量虽然不少,但也不多。对我来说,至少两份这么多的菜,而且还要一份荤菜,我才能勉强吃掉一碗米饭。

这位保安大叔看上去和我父母差不多大。很多次,我在食堂里看到他,都是只买一份菜,而且几乎都是素菜。我发现,保安大叔那一辈的人好像都对自己非常“吝啬”。

我的母亲也是,每次做菜都会放很多汤。吃饭的时候,筷子夹菜不多,反倒是吃泡汤的饭很勤快。我说过母亲很多次,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吃穿上不需要节省,但她好像已经习惯了,总“改”不过来。

小区对面就有一家小菜场,母亲说菜场内的菜价都很贵。每天送完小孩上学后,她都会舍近求远,去几公里外的葑门菜场买菜。我问她,每天省那么一点钱,走那么远的路,值得吗?母亲却说,省下来的钱可以每天给孙女买两个大肉包呢!母亲在买菜上总是和商贩斤斤计较,但接孙女放学回来的路上,给孙女买东西,她却很大方,给钱也不眨眼、不含糊。

为了省一点买葱蒜的钱,母亲将秋冬季买螃蟹的泡沫盒子留着,将蒜和葱种在里面,想吃的时候,直接在阳台上就地取材。厨房的窗台上,白色的泡沫箱中,嫩绿一片,装点了单调的窗台。

看到我们在超市买的手抓饼,五个装十多块。母亲心疼了,让我们不要浪费这钱。她自己去菜场买来面粉,早上很早就起床给我们做饼,还经常变着花样,今天是卷饼,明天是鸡蛋饼,后天又在里面加了不同的馅。

父亲在老家,闲不住,经常跟着村里人讨活做。他总说趁手脚还能动,就多赚点。而他赚的钱,都会以红包的形式给孙女。我们每次回老家,返程时,汽车后备箱总是塞了满满当当的大米、蔬菜、水果。我让他留着自己吃,我可以买。父亲数落我不会过日子,他说他在老家,东西多得吃不完。但好几次,父亲和我们视频,我都看到他身后的桌子上摆着一两个碗,碗里显着绿,看不见一点荤腥。

父母那一辈人,总爱那么“吝啬”,但这些“吝啬”永远只是对自己。而对身边的家人,他们恰恰相反,尽可能给予最好的。

离开的时候,我看到保安大叔还在那里吃着午饭。旁边的落地窗外,阳光温暖了柳条的绿,温暖了桃花的红。

## 故乡水车情

□南京章桂云

岁月有痕

故乡有一条四季清澈的小河,沿岸曾经有许多水车。水车曾是故乡乡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乡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故乡小河上的水车,起源于何时?由谁引入?兴旺于何代?由于年代久远,已无可考证。它的消逝,却明明白白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事。

在我的记忆中,故乡的水车永远在咿咿呀呀地唱,那是一支让人心醉的歌。故乡有一条从南面蜿蜒而来的小河自田坝间缓缓向东北流去,为勤劳、朴实的乡民们带来丰收和希望。小河水流平缓,随便在河上砌一道低低的河堤,即可引渠浇灌数十亩良田,或带动一间碾米房。乡民们利用水能驱动提水浇灌良田,制作简单的水车。河上水车转动,车轴和承接车轴的凹槽相摩擦,组成一组庞大的“水车交响曲”。在乡间的夜晚,这水车交响曲传得很远很远。宁静的夏夜,乡民们在稻花香里听着这水车合唱曲,睡得那是格外的踏实香甜。

我小的时候,常常独自坐在河边,望着水车这庞然大物发呆,弄不明白它为什么会转、为什么会提水、为什么总咿咿呀呀唱个不停?母亲跟我解释了许多,可我似懂非懂。说到水车为什么会不停地唱,母亲说:“水车